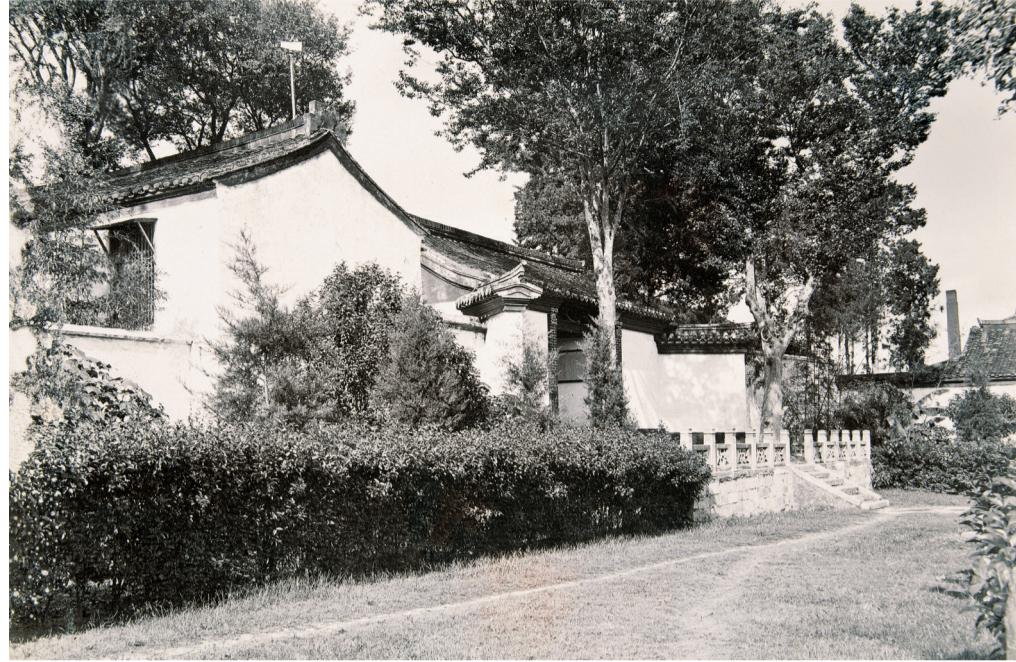


东岳庙佚事

□赵鹏



老建筑

南通旧城之南的东岳庙，依照明代嘉靖时的《通州志》记载，乃“建于唐，宋绍兴间郡守钱濬明重建”。到了万历《通州志》里，其时间更具体为：“唐大顺二年建，宋靖康中罷兵燹，绍兴中郡守钱濬明重建，嘉靖甲寅毁于倭，辛酉知州冯九韶重建。”清代乾隆时的《直隶通州志》，对通州创建东岳庙的缘故，有所解释道：“按东岳乃泰山之神，非一郡所当私建。相传地高敞，堪舆家谓龙气所钟，需建神庙厌之，郡人遂捐金立此庙。楼阁伟然，足称壮观。但典非应祀，惟三月二十有八日知州诣庙行香，不致祭重越祀，故慎之尔。”看来东岳庙之创建，还是出于风水的原因。

东岳庙所在地势，明显要高于周旁。或说这高处就是五代时静海军制置使的治所，那时还不曾有通州城。张謇对此却另有一说，谓是“庙因昔江圮时遗墩为之”。所谓“江圮时遗墩”，指的是我们这儿古代常见的“避潮墩”，墩本设于沿江沿海，后来地理变迁，才有“江圮”之说。

东岳庙，民间又称为“天齐庙”，这是因为唐玄宗曾封泰山神为天齐王，所以东岳也称为天齐。南通这座庙里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的故事，乃是发生于清代的“杀子报”。大意是说孀妇王徐氏与庙僧纳云私通，还将发觉私情的儿子官保杀害。官保之塾师隐知其事，揭告于官，却被人反诬。最终由州官私访，得其真相，通奸两人因此伏法。杀子报的故事，似乎在清代时只是口头流传，到民国后才被写成小说、唱

本，甚至还被编为戏曲，由多个剧种演出。只是此戏在本地却遭禁演，有着“通州不演杀子报”之说，因为南通人觉得有损于地方的形象。

杀子报故事里的天齐庙，是一座和尚庙，然而在清末民初时，主持庙事的却分明是道士。此间是不是经历过什么变故，已不得而知。清代末年，因张謇拟以庙东侧地扩为农业学校用，道士们得讯后，则开始盗卖庙中的银杏树。此事被张謇及时制止，事后他还有诗纪此，诗的题目为《濠东南隅银杏十株，大者围丈七尺，小者亦丈馀。岳庙东偏一株，围一丈七尺，道士闻余将规其地隶农校，乃货其树于木工。行伐矣，校闻，以银圆七十买之，位树于食堂、寝楼之间。落成，纪之以诗》，其诗云：“举类论年辈，差当子弟林。买从道士手，中有老关心。或说康乾代，端然八九寻。诸生勤爱护，食息在阴明。”

这棵被挽救下的银杏，如今犹矗立于博物苑新馆过道的西南侧。

民国元年，张謇开始利用东岳庙的地盘创办图书馆。选择东岳庙，应该是看到这儿的地势爽垲，有利于图书保护。这当然是一方面原因，至于另一方面，张謇在《南通图书馆记》里有一段说明云：“南通治南故有东岳庙，庙因昔江圮时遗墩为之，址高于地六七尺。庙侧之西为温元帅庙，里俗谓帅舅岳神。岁直岳神生日，必大赛会，必举帅舅揭奠，一夕留。金鼓咽路，旗盖藻原野，神怪仪卫谲诡万态，村甿里妇汗駁奔走恐后，人之忿争、曲直、欺隐而诅咒者，不于官而于帅，庙祝焚疏神座下，智井桩钟，伐鼓鸣磬，则帅晴眩转云，其不经如此。言革命者，本泰西科学家言破迷信、斥

鬼神，民国元年，里少年议尽毁诸神祠。謇于是谋诸兄耆老，特留祀典州县长官应礼祀之神，而次别僭滥，改帅庙为医校，因岳庙为图书馆。”简言之，就是为了破除迷信。

东岳庙改图书馆，以张謇的说法是“馆因岳庙，垣堵惟旧，而栋宇斥新”，也即保留原来的围墙，但内部建筑则全部更新了。原来庙里供奉的神像并没有毁弃，只是让他们搬了家，附置在望仙桥西北侧的五圣庙（殿）。两庙相距不远，这个拆迁不太费难。两庙的神像并于一处，未必出于什么特别用意，然而巧的是这些神像们却有些关联，并且与吴王张士诚有关系。

张士诚为泰州白驹场人，盐贩出身，元代末年率盐民起兵反元，攻克高邮后自称诚王，立国号大周。其后进江南，扩大地盘，并定都于平江（苏州）。后又降元，受封为太尉，最终败于朱元璋，被俘至应天（南京）后，自缢而死。张士诚死后，其旧将周国俊与赵、姚、廉三将，奉其梁夫人暨六岁遗孤，自阖门匿出渡江，栖于通州。遗孤则从国俊之姓改为周氏，名確，字伯坚，由此繁衍成南通的一个周姓家族。

这个周氏家族奉张士诚为一世祖，而迁居于通的周確则为二世祖。周確曾在东岳庙附设相公祠，内塑张士诚及周、赵、姚、廉四义士像。民国时，此周氏的后裔周琅峰（贞）曾作《相公祠》的诗，其小序谓：“张吴王既殉国，有四义士奉其配梁夫人与遗孤避通州，盖周、赵、姚、廉四姓。王嗣即袭周姓，奉王禋祀，且范像，祠四义士于城南岳神庙右。像乌巾绣袍，奕奕有生气，而最左像则青面朱发，若疫神。

清季岳神改图书馆，祠亦随毁。”

此外，周琅峰还有《张吴纪事诗》，其小注有云：“王歿后，江浙民立祠祀王，事为明太祖所知，民乃以金饰王容，托称金容大帝；或称王容，称朱天大帝。后更称都天，托之于唐将张巡；或称周王，托之晋孝侯周处；亦或称行灾大帝”又云：“苏人祀王尤虔，家各立庙，范王兄弟暨太夫人像祀之，岁时水旱，祭祷维谨，而甫之曰五圣，即今所谓五通神也。”照周氏的说法，民间供奉的都天、五圣，其实都是张士诚及其兄弟。这一来，把东岳庙相公祠里的诸神移置五圣庙，实在是歪打正着，最为合宜了。

有点遗憾的是，两庙神像的团聚一处，并未曾能够长久。民国九年初，五圣庙因改为伶工学社新校舍，诸神又迎来了一轮搬迁。这回是全体搬迁到城内的南关帝庙。其时南关帝庙的地盘早已萎缩，故本年五月二日《南通报》上有一则消息谓：“城南五圣殿之东岳行宫改建伶工学社，其神像迁入南武庙内。该庙住持以屋宇不敷，拟另建行宫，现正从事募化，得有成效，即行动工。”

南关帝庙既容不下诸神，故其住持想把他们移往别处，只是此事似乎有想法而无结果，诸神只得挤居一庙。1963年道士沈凤岐受命写《南通道教历史概况》，其记南关帝庙的神像为：“朝南大殿供奉关圣帝君，两边四个将官、神马、五圣神像（五尊）；朝东殿宇供奉东岳大帝、东岳夫人，面前十殿阎君。”到了1953年，南通众僧道参加“社会主义学院”学习，结束后多改行到工厂工作，而南关帝庙也贡献归公，“庙内神像全部清理干净后，改为稻苗印刷厂的加工厂”。



历史人物

陈君谋诗挽沙健庵

□董航

陈君谋，又作陈君模。他是沙元炳先生的好友。1927年1月29日，即阴历腊月二十六日，沙先生因病逝世。陈先生于腊月十八日返回林梓，二十六日听闻噩耗，回顾往事，思念故人，陈君谋连作《挽沙健庵社长诗十章》。这组挽诗，先后刊于《如皋医学报》《如皋医学报》五周汇选》，兹录如下，略做解读。

疫痧儿女痛连殇，私虑交春肝木伤。岂意残冬便永诀，九朝别抵百年长。

炎天卧疾懒相看，秋到茂陵君未安。病者急医医者复，参未议奏功难。

枝柯珊玉镇交叉，甲午同年两作家。海瀛一朝文献寂，南通才逝又霉沙。

回忆江乡榛莽开，惠商兴学奋如雷。神鹰搏兔劳全力，枉却承明侍从才。

地方大计赖提纲，月旦宁能泯否臧。尽有初衷难贯彻，曾无片念到私囊。

砚笔论文交未廉，铨才共事荷谋金。时艰纵羨尘缨脱，天路何从马首瞻。

先期示寂去分明，净土微闻遂往生。独惜向平多夙愿，更迟一纪万缘轻。

可叹年年例有诗，去年吟到牡丹时。骚坛牛耳峙为继，上为公悲下及私。

大集流传怂恿殷，虚怀若谷真无闻。遗编犹有精灵护，留待门生暨长君。

编排邑乘十年余，协纂非才益慨余。且欲近寻彭泽宰，完君垂死盼成书。

前两首诗作，记述沙元炳病逝细节。参考《沙元炳哀启》诸文，“疫痧儿女痛连殇”是指1926年夏，沙元炳的部分儿女染上瘟疫——猩红热，其中六女儿、七儿子，先后离世，此为“连殇”。陈瑞（为医学研究社社长沙公志悼）一并提及，沙氏病重，曾请孟河派名医费子权来如诊治，认为沙先生过于劳累衰弱，伤及肝脏，正是“私虚交春肝木伤”。1927年3月13日《如皋医学报》披露费子权来如诊治收费详情：腊月，上海医士费子权来如为沙先生诊治。每日诊金200元，付诊者4元6角，出诊费24元6角，前后一周。费氏出诊初期，沙氏病情好转，怎知随后患者感冒，一病不起。“岂意残冬便永诀，九朝别抵百年长”是记两人腊月十八日还曾在如城谋面，不料九天后阴阳相隔，永不相见。“炎天卧疾懒相看”则记1926年夏，诗人陈君谋生病卧床不起，两人无力相见。直到秋天，沙氏病情还未有起色。许多医生来看沙氏，陈先生也来，但未发表意见。

第三首诗作感叹张謇、沙元炳的情缘。“甲午同年两作家”是指两人于甲午恩科分别成为状元、进士。两人又是诗文家。沙氏门人、书法家宗孝忱曾言：沙先生之文章，不独吾邑安定、龙图而后，一人而已，近百年来，江以北为古文者，未有及先生者也。因此，陈先生才将沙元炳与张謇并列，称为两作家。最后两句是指1926年8月张謇才死，1927年1月沙元炳又去，江海文坛，从此寂寥。

第四、五、六首，同写沙元炳造福乡梓，开启如皋近代化的往事。“回忆江乡榛莽开，惠商兴学奋如雷”所述是沙先生在家乡如皋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建立商会，创办火腿公司、电灯公司、如皋师范学堂、如皋师范附属小学、如皋中学。他积极出资入股，寻找好友帮助，聘请名师来如，不停奋斗，如同惊天一声雷，开辟如皋新发展的道路。“地方大计赖提纲”诗句说明，沙元炳发展如皋，有计划有步骤，且没有一点私心。第六首“笔砚论文交未廉”便是说陈先生与沙先生诗文订交多年，即便地位比他低，才华比他差的人，都可与沙先生共事，受到他的尊重。“坐拥脱”点出屈原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”，比喻沙元炳先生像屈原那样超脱世俗，操守高洁。具体来说，民国初期，时局艰难，沙元炳看透官场腐败，不在乎头上乌纱帽，辞去省议长一事。

第七八两首，涉及沙元炳晚年信仰及1925年作《志颐堂前牡丹尽矣》诸作，寓意不妙。第九十两首，围绕沙氏编著，进行叙述。“大集”就是沙元炳先生的遗著《志颐堂诗文集》，日后的的确如陈君谋所言，得到后人、门人的守护：经宗孝忱等人整理，交由中华书局精印问世。“邑乘”是指沙元炳为总纂并发起修订的民国版《如皋县志》。陈君谋在此有注：去冬（1925年）君函县，聘余以总校兼协纂；彭泽宰则指另一位总纂金陶宦先生。此作表达了沙元炳先生未能见到县志面世，死不瞑目的遗憾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：574911059@qq.com

百年前的海安贫民工厂

□程太和

江海风物

向韩建议：大实业难成，莫如小工厂易办。小厂若成，亦能收容部分城市贫民，使他们得以就业，有工可做，便可有饭可吃，有衣可穿。韩遂毅然赞许。于是由陆省吾召集，经一年多的筹备，在民国12年（1923年）办起了海安贫民工厂。贫民工厂以马勤业捐送杨家桥（今团结桥）西北数亩地皮作为厂基，修筑出入之路，砌了20多间工棚房与附属用房，购置一批生产工具，初期招收徒工五六十人，后又招收四五十人到厂学艺。艺分竹器、木器、藤器、雕刻、皮革、织布、缝纫、刺绣等。聘熊伯新为经理，管治村为襄理；雇用景耀明、李石生、施耀堂等人为职员。景耀明任会计，其妻精通刺绣，由其妻教授女工学习绣花。男工有的上机织布，有的制作竹、木、藤器等家具。贫民工厂开业，解决了部分贫民生计问题。当时地方上一些富裕者也看好此厂，有的为工厂添资，也有的捐送少量田产，一时热气腾腾，生机勃勃，各界人士无不寄予厚望。也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趁机挂名支薪。工厂刚刚兴办，两个经理也沒多少管理经验，可以说是既无规章制度，也无生产供销计划，更无开支预算，工人只是每天上班、下班，到时拿钱，听之任之。结果工厂整天是糊里糊涂生产，产品销路呆滞，人员工资和各项费用全靠镇上几家钱庄贷款过日。日久债台

高筑，严重的资不抵债。到民国20年（1931年）秋，江淮大水成灾，房屋大片倒塌，田庐淹没不计其数。受灾害影响，工商业凋敝，金融业受重创。各钱庄纷纷收缩贷款，追索欠款。此时熊伯新虽已身故，但因熊原任经理，且家庭殷实，在各家钱庄均有不少存款，于是这几钱庄采用“捉生替死”的办法，扣除熊家私人存款，将贫民工厂欠款全部收回。贫民工厂别无抵押，只有将几户捐送的田产交给熊家收租逐年填还。由此，创办十多年的贫民工厂于民国25年（1936年）宣告歇业，后由韩小石、王伯康等人处理遣散员工等善后事宜。

中统局在南通的组织

□王士明

史海回眸

前身。1938年3月17日，日军侵占南通后，各县特务室解体。5月，国民党中央统局成立后，征得韩德勤的同意，在江苏建立中统组织，并委派老特务汤同书为中统局江苏省南通区办事处（简称通区办事处）主任，在如皋东乡马塘一带活动。新四军东进通、如、海、启后，通区办事处破坏团结抗日，1941年夏被抗日民主政府破获。以汤同书为首的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投靠日军，充当汉奸，通区办事处解体。后由中统分子钱葆康在泰兴秘密成立“抗战建国大同盟”（简称“抗盟”，为中统外围组织），并派肖建民潜入南通，成立“抗盟”苏北分会南通支会，不久，其成员多加入汪伪组织，“抗盟”随之消失。

日本投降后，中统江苏省室派专员邢汉刚于1945年8月下旬来南通，组织中统局驻苏北专员办事处，周庠为主

员，并委蔡麟卿为通如区室副主任。10月，许调离南通，改派张守愚接替许的职务。11月，省室委任电台台长王炎霖为通如区室副主任，年底张守愚调回省室，即电令蔡麟卿任通如区室主任，直至南通解放前夕撤逃江南。

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中统为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，实行“特务社会职业化”，建立较为广泛的情报组织。南通县室在城区和各村、乡镇以及一些企业、事业单位建立的中心组16个，通讯小组61个，保卫小组15个，管训小组2个，行动队6个，共100个小组（队）。南通中统还先后以“江淮公司”“人民日报”“江苏省建国通讯社某某分社”“某某合作社”“联合社”“五和运输商行”“某某轮船公司”等企业、事业单位的名义建立外围组织，进行“情报”“策反”“除奸”等特务活动。